

# 军营关键词

■ 堆雪

## 散文诗

跃动,语词的精魂与力量

### 起床号

大山的那一边,起床号是一只缓缓爬升的大鸟。

它有着金色的羽毛,朝霞般蓬勃的羽翼。以一颗信号弹或照明弹划出的扇面,定格于军营上空。

在薄霜或厚雪的覆盖下,排列整齐的营房,就像被晨曦渐渐揭开巨大谜底的梦。随着一声声尖利的哨声,于半空翻身下床的官兵,一个个穿衣戴帽,弯腰系牢鞋带,立身扎紧腰带,奔跑着来到连门口列队。

几乎是瞬间,几乎是瞬间过后所有角落或空地上的沸腾。空阔的操场、笔直的干道,向右看齐、向前跟进步和身影,很快由纷乱趋于齐整。

最后,出奇地变成一个步调。在一声悠长的军号后,万物也随之凛然,顺着整齐划一的隆隆步伐,依次生长拔节。

山,还只是轮廓,但树冠已然清晰。晨风中,包含着这个世界所有的清爽和干洁。黑暗,被一层层捅破,前倾的躯体之上,是雪光闪耀的额头。

“一、二、三、四——”号子,不是一个人所能发出的,它的高度和厚度,就像用一把枪刺,重新打开一天的历史。在军营每一个页码的深处翻阅,生活的秩序,随时会被一把金属的号角和带血的脚印改写。

无法看清他们年轻而充满力量的脸庞,在清晨朦胧的色调中,他们动地而来,破晓远去的背影,并不代表个人。

但你一定会,记住那一道划过黎明的光影。大山的那边,它让一排排规范的营房和挺拔的白杨率先苏醒,并携枪而立。

### 新训

当我把透过玻璃的第一缕阳光当作班长落地生根的口令时,我看见白杨树和我一样,腰杆板直地挺立在纷飞大雪中。

就像对于一棵树苗的移植,凛冽寒空中,我们在一片白雪覆盖的操场上待命。

班长说,立如松。就是说,站立时,要像青松那样陡峻挺拔、顶天立地。

班长说,坐如钟。就是说,坐下时,稳若泰山。但敲打你时,声音还要像钟一样激荡轰鸣。

班长说,行如风。就是说,行走时要雷厉风行,不拖泥带水,要像大风那样一往无前、摧枯拉朽,最好还携带着天地之间的雷鸣闪电。

掌握了要领,就剩下反复练习、强化动作。立正,稍息。起立,蹲下。齐步,立定。左转,右转。敬礼,礼毕。

踢腿摆臂,我们就像北风吹干枯的白杨叶子,或者是前辈们拉枪栓那样,“哗啦啦”作响。

新兵班,十来个人按个头大小站成一排,向右看齐,再整齐报数。

班长在排头或排尾,看过来,又看过去。我们,咋看咋像窗外那排树。

齐步,是一个兵最基本的行进姿势,走出直线,你最好心无旁骛,不偏不倚。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又至小雪时节,寒风渐凛。一日路过家属院,突然瞥见一个瓦制咸菜缸显眼地立在墙角,散发着幽幽的酸咸香。那熟悉的缸体与味道,仿佛一只大手紧紧将我抱住,也把我的思绪拉回到那座生于斯、长于斯的海边小城。

老家胶东乡村的冬天仿佛就是从腌菜开始的。那口年复一年立在老家院子里的咸菜缸,承载着儿时太多味蕾上的记忆。每年秋风催促着红叶归根,苹果点点了树梢,姥姥拖出咸菜缸冲洗备用,我便知道,故乡有滋有味的冬要来了。

那个年代受条件所限,冬天新鲜

蔬菜极少,勤俭持家的姥姥每到小雪节气前便备足了新鲜蔬菜,腌制够一大家子过冬下饭的咸菜。而那咸菜缸,是口“退居二线”的大水缸,村里通自来水后便被遗忘在角落里。过惯了苦日子的姥姥舍不得扔,便拿来腌菜。它暗红色的瓦质在经年的风吹日晒中愈加黯淡粗糙,就是这样不起眼的物件,却“孕育”着一家人冬日生活的滋味。

每逢腌菜前,姥姥便把大缸灌满清水,拖到阳光下晾晒几天。闲置了夏秋两季的大缸便仿佛获得了新生,光亮如新。但无论如何清洗,缸壁内那淡淡的胸咸味是洗磨不尽的。胶东腌制咸菜重盐重酱,味道浓厚的大酱与赤褐色酱油将内壁染浸成了墨黑色。沉淀的这股挥之不去的胸咸味,成为萦绕老家庭院的独特记忆。

缸子洗净后,姥姥将它摆在院子

正步,是更有力度和气势的集体碾压,是方阵中的宏大与壮阔,如春雷动地而来。跑步,就像急行军,但要能够在最危急的时刻停住,即使在向前的惯性中,也要做到戛然而止。

还要掌握不会眩晕地360度转体,不会七扭八歪地蹲下起立。学会像天空的雁阵那样,肩并肩、翅接翅飞成一个行书的“一”字,或者依次错两步走成一个正楷的“人”字。

还要学会有力而威武地敬礼。向早起的太阳敬礼,向高处的雪山敬礼,向对面走来的战友敬礼,向那面缓缓升起旗帜敬礼。最后,在心里,向班长和自己敬礼。

当春暖花开,你的单个军人队列动作已不再扭曲变形,而是像一粒饱满的中国汉字,四方四正,有板有眼,熠熠生辉。

此时,枪擦得锃亮,已在手中。潮润的大地只等你纵身一扑,便把那跌宕起伏的山川与河流,匍匐成胸怀怀里龙腾虎跃的单兵战术。

### 腰带

列队前,我们把皮带重新整理、扎紧,把两道多余出来的衣服皱褶,捋回腰间。

出操、队列训练、操课或者是演习前,每个人都要先扎上腰带。

腰带,把一个人扎紧,显出自信和勇敢。

不扎腰带,整个人,怎么看都是松散的,像刚收割倒地的麦子。扎上腰带,人的心头,也随之绷紧。

心头一紧,身体的肌肉和骨骼也跟着紧了。身体一紧,做什么都能跟上节拍了。就像是一首诗押到了韵脚上,平平仄仄,铿铿锵锵地奔跑起来。

我确信,有一股气是被扎在腰间的。腰带,使一名军人的脊梁,始终坚挺。

扎起腰带,你就会对面前的一切全神贯注。平日里怎么也使不出劲,就会自柔韧的腰杆源源不断地发出。

腰带同样也能,约束我们。它像一把没有刻度的皮尺,每扎一次,就丈量一次我们的腰围。它让一名士兵警惕,变化着的体型,投影在整个战术体系之中。

关键时刻,腰带还能从腰间解下来,成为近身防卫和扩大战果的利器。它上下翻飞,闪转腾挪,就像一条吐着芯子的飞蛇,令对手无可奈何。

节假日,或者业余时间,腰带从士兵的身体上解下来,安静地折叠在被子的内侧。军被方方正正,一顶军帽轻轻压在它的上沿。

此时的腰带,显得格外安静。在被子的侧面,像是秋天荒野的蛇蛻。只有它金属的扣环,与被子上军帽的军徽,交相辉映。

如今,我不再扎腰带疾行,但还会时不时把双手捋回腰间。这使我想起腰带教给我的一句生活哲语:

形散,而神不散。

### 陆战靴

像一棵树撑起一片草原,一只船撑起一条河流,一颗星辰撑起一片苍穹。

世界,也因为穿上了一双陆战靴而雄壮威武起来。

穿起这双高腰厚底硬头的长筒皮靴,我就感到参天大树还在长高,日月山

川还在匍匐,心海浪潮还在汹涌澎湃。

大地有了沙盘一样高低起伏的节奏,天空有了脊背一样弯曲的立柱和银幕。地平线上,大步流星的神战已经跨过黎明与黄昏,天际有了他粗重而空阔的喘息。

血往下沉,气往上顶。谁曾在自己的苍穹里,顶天立地,铁骨铮铮。

高地被拿下,数字被编码。历史的海拔,完全能够被岁月的车轮重新抬升。沧海横流,千帆竞发,每一支逆流而上的号子,最终都是被时间陈列的旗帜。

蹬上它,穿上它,就能够与五岳耸峙,把坎坷踏平。携风雷,执闪电,赴汤蹈火,在荣誉的召唤中,踩过自己隆起的脊背。

这就是,一名战士想象中的陆战靴。穿上它,就等于穿上了这个世界的黑色风衣。就等于,把昆仑山和太平洋同时摁在脚下。

当战士把一双崭新陆战靴的鞋带勒紧,当他鹰一样的目光,从一双陡峭的黑色战靴上离开,瞩目远方,他已经拥有了为一种特殊信仰赴死的决心。

从一幅油画的细节出发,我仰视一双灌满烽烟与雨雪的长筒靴。因为其极度的审美和陡峭的精神存在,身处和平语境里的人们,已不敢直视它拔脚抬腿时留在地上的烟尘和伤痕。

但,一名士兵不会,包括那双被他磨穿了靴帮踩穿了鞋底的陆战靴。留存于他身上的每一片铠甲、每一叶鳞片,都让他成为铿然作声的英雄。

一双鞋替你走过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有你用短刀刻下的代码和姓名。

### 俯卧撑

从一开始只需撑住自己,到最后要撑住整个地球。

这就是,我对于这项体能训练课目,最深刻的体会。

与地球击掌,表示我与大地的战友关系。双脚的脚尖,同时问候每天走过的操场。

大地,总是如此安详宁静,无论你做出怎样的努力,它都对你一视同仁。这也是它的博大与可气之处。

当发令员一声“开始”,四肢撑地与大地保持平行的士兵们,就开始反复与地面亲近。

大地不是爱人,但总有比爱人更持久的引力和磁性。它的平静与定力,让每一个想证明自己勇武无比的士兵感到窒息,直至瘫倒如泥。

从主动的贴近,到被动的远离,每一次力与美的抒情,都在考验你的腹肌与臂力。

从头晕眼花,到汗滴如雨。从身轻如燕,到四肢僵硬。

当双臂逐渐难以支撑,你会感到:整个地球的重量,正以最慢最残酷却最有冲击力的方式,坠向你。

你甚至在想:下一秒的自己,会不会与身下的地球,同归于尽。

作为士兵,你注定在一条路的两端。一旦出发,便直奔终点,永远不会在半途徘徊。

就像俯身撑地,即便是近在咫尺的运动,也要作出远在天涯的努力。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我们格尔木,啥都好,就一点不好。”修车铺的大叔边检查轮胎边严肃地说。他指着门前的马路,“这渠水嘛,从家家门前流过,绕着城市走。夏天爱生蚊子,蚊子特别大,厉害得很”。宽阔的马路一侧,店铺林立,柳树成荫。水泥砌出的一米宽水沟,流水“哗哗”。这是格尔木的独特之处,给戈壁新城增添了不少灵秀。见大家诧异,他“嘿嘿”笑起来,白帽子下一张黝黑的脸,一身黑衣衬出满口白牙。

我也笑起来,“您老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他自豪地说:“我是说笑嘛。你们去转转看看,我们格尔木可漂亮着呢,‘兵城’嘛。这地方有两多,一是解放军多,二是修车点多。军人多,你们知道的,也是‘车城’,很多进藏的人,得在这儿休整休整,加加油看看车况,买点吃的啥的。”我看看路边的柳树,转身道:“个城市真不错呢。还有一多,您忘了,‘柳树多嘛’。他一下子站了起来,神情庄重地说:“真的真的,我们格尔木也可以叫做柳城的。你们看,那边有两片树林,一个叫‘望柳庄’,一个叫‘成荫树’,有当年修建青藏公路的总指挥慕生忠将军栽下的第一棵柳。”沿着笔直开阔的街道望过去,整整齐齐排列着一片片不高的楼群。一排排高大粗壮的垂柳,像一个个刚健有力的士兵,屹立于城市四处。柳条细长,随风梳理着她的长发;枝干凹凸不平,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

“慕将军是这个!”老人竖起了大拇指,“当年他带军准备进藏,来到这地图上能找到名字却没固定点的沙漠。部下问啥时才能到,他把写着‘格尔木’的牌子往地上一插,这就是格尔木。霸气哦!那时,雪山、戈壁、盐湖把这儿同外界隔绝了,没有城又没有村,连个固定帐篷都见不着。西藏解放后,慕将军率领解放军到这里,开始

# 对话格尔木

■ 高丽君

筑路种树。青藏公路通车后,才有了城。他脚下说,要做格尔木人,就要和这树一样,把根往深处扎。”老人满怀尊敬地看着那些大柳树,接着撇撇嘴:“我们格尔木,虽然天旱,一年到头也下不了几次雨,但地下水丰富嘛;枝干凹凸不平,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我来的时候,只有一个兵站一条马路,还是个运送东西的中转站。现在可现代化了,啥都有,说实话,不比你们内地差。”我点点头。刚才在城里时,人来车往,川流不息;购物广场、学校市场、酒店饭店,一应俱全。多年来,格尔木一直是“西藏后勤基地”,历史上几次较大的发展也都与青藏公路、格拉输油管道和青藏铁路修建有直接关系。现在西郊还能见到慕将军住过的



《中国气象》(中国画)

陈琪主创

## 长征

第4366期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 月圆时分

■ 齐冬平

望天是人类的梦想  
坐在山头  
一个人 风拂面过  
听千古畅想  
一个人 向天仰望

今晚月亮升起来了  
天幕变成墨蓝  
星辰闪烁着独语  
月圆高悬  
西北的高楼安在  
大白的手举起 又收回  
把住自己的金樽

明月来了 谁品昨夜情愁  
月圆来了 就该高朋享受  
古贤落座已久  
大白神情依旧  
来吧 打开江河滔滔  
笑揽巍巍九州  
与大白相伴  
雄卧西北高楼  
谁卧西北高谈  
天上一共牵愁  
月圆时分 没有千古悠肠  
只有独对落日

## 时光淬炼的力量

■ 王法艇

今年的冬天和七十年前的相比  
就像火箭在天空中疾驰  
有多少喜悦的慧珠飞翔  
就有多少艰辛后的喟叹  
此时 浩荡寥远的大海  
越来越接近阔博 越来越风急浪高

我能够想起七十年前的热烈  
和一首盛大的史诗同样磅礴  
一束光和一束光汇聚成大河  
置于广袤温情的世间  
在日月光华里澎湃 像火焰的锋芒

雨水涤荡沧桑 岁月是一面镜子  
每一次闪亮晨曦中的塔影  
总被葳蕤背后的力量震撼  
茫茫无际 浩浩荡荡  
它们深植历史的根基 抵达钢铁核心

在同样激荡的岁月之河 钢铁  
必须迸发内心的才华  
以无限量的上升或涅槃  
雷霆应时代涌动的赤诚  
小于星空中的亮点之于漫天星辰  
我敬仰璀璨一角的斗室  
殷勤不息的智慧暗首

